

基于OECD
各成员国的
研究

强壮开端 III

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工具箱

Starting Strong I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壮开端 III 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工具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教育团队 编
陈学锋 等 译 陈学锋 审校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OECD in English and in French under the titles:
Starting Strong I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etite enfance, grands défis III: Boîte à outils pour une éducation et des
structures d'accueil de qualité

©2012 OEC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oecdbookshop.org—OECD online bookshop

www.oecd-ilibrary.org—OECD e-library

www.oecd.org/oecdirect—OECD title alerting service

©2015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for this Chinese edition

Starting Strong I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英文和法文原版由OECD于2012年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版权登记号: 01-2014-12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工具箱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教育团队编; 陈学锋等译; 陈学锋审校.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强壮开端: 3)

ISBN 978-7-303-17416-4

I. ①儿… II. ①经… ②陈… III. ①儿童教育—早期
教育—研究 ②儿童教育—教育质量—研究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364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ERTONGZAOQI JIAOYU YU BAORYU ZHILIANG CONGXUA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25.75

字 数: 442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策划编辑: 张丽娟 罗佩珍 责任编辑: 何琳

美术编辑: 焦丽 装帧设计: 纪潇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Starting Strong III

A QUALITY TOOLBOX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译者序

强壮开端，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心里有一种“强壮”的感觉，或者毋宁说是让幼小的孩子“强壮”的渴望。

近50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和实证案例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学习和健康方面拥有一个良好开端的儿童长大以后会发展得更好。投资早期教育至少有三大意义：其一是对国家和个人均具有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回报；其二是利于妇女稳定就业；其三是有助于消除贫困的代际传播，推动个人发展的起点公平与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就是说，应该重新认识早期教育与保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的重要价值。但是，目前我国还有很多人仅仅将其看作托儿照看或者是学龄教育的提前等，并未充分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个人独特人生发展的基础作用和深远价值，更没有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曾经因为企事业单位后勤的社会化把政府对幼儿教育责任流于虚无，一直注重于投资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而忽略了幼儿教育的独特价值。认识的缺位致使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少数的家庭和孩子享受到了相对优质的幼儿教育。

历史将会记载这个时间点：2010年11月，在幼儿教育沉寂多年之后，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又称“国十条”）正式发布，迅即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幼儿园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201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86万所，比2010年增加了4.82万所，增长了32%；在园幼儿达到3895万人。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7.5%，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60%的目标。这是一个骄人的历史性的进步。

幼儿园数量的扩张，或许可以有效缓解“入园难”的社会问题，但是无数的经验案例也告诉我们，儿童是否能够真正受益于早期教育干预，受益程度如何，要取决于这些干预的“质量”。

在中国需要壮大幼儿教育总量，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入园；又需要质量上的强壮，才能实现幼儿教育的价值。本人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教育专业人员，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幼儿教育从沉寂到迅速崛起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感到有责任继续推动中国幼儿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和质量的稳步提高。因为仅仅是幼儿园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并不能直接给儿童带来益处，如果达不到基本的保教质量，不仅不能促进儿童健康发展，反而有可能给儿童带来伤害。

幼儿教育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如何投资、如何配置资源、如何监管等都需要研究。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无疑在召唤着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早期干预模式，并重新思考教育投资的模式，以使投入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 (OECD)] 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幼儿教育方面形成合作网络。他们每五年形成一个研究报告，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起名为“强壮开端” (Starting Strong)，我想，起这个名字也是为了从儿童的角度倡导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意义。《强壮开端I》和《强壮开端II》(2001, 2006) 已经为经合组织各国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政策做了开创性的国际比较工作，并提出了一份综合行动计划表，以拓展儿童早期干预的机会，保障机会的平等。《强壮开端III》(2012) 则集中指向了“质量”这一关键问题。

质量，对于儿童、父母和早期教育与保育工作人员，会有不同的涵义。“质量”有结构性的、制度层级的、项目层级上的不同涵义。经合组织教育政策委员会实施了“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项目，旨在从政策的角度来定义或重新定义“质量”；并回顾相关文献，以确定

有效的政策杠杆；同时阐明这些杠杆可以得到有效施行的各种具体环境。本报告是个政策“工具箱”，即为各国的幼儿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管理工具。他们在国际性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立了五种政策，作为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的关键“杠杆”，即：

- （1）制定质量目标及规范；
- （2）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及其标准；
- （3）提高资质，改善培训与工作条件；
- （4）促进家庭与社区的参与；
- （5）促进数据的收集、研究与监测。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能够有效促进“质量”提高的政策杠杆可能因其政策、财政与技术条件差异而有不同的施行方式。但是这些杠杆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菜单供选择。

译者认为，该报告在总结实证研究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五个政策杠杆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具有现实的、及时的和长期的借鉴意义。将儿童的幸福感和早期发展与学习作为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核心，体现幼儿教育的核心价值这一点奠定了本书政策研究的基础，也应该是所有政策的目标导向。每一杠杆是确保质量所必需的：举例来说，杠杆一是设定明确的质量目标与最低标准，对于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是必要的。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制定出了明确的以质量为重点的目标（譬如，提高项目工作者的资质，以及制订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等）。设定明晰的质量目标有助于巩固政治意愿，根据优先的领域来调配资源；使政府各部门间的讨论更为明晰，使政府治理更加完善；对服务层面来说，可共享协调一致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目标与教学目标；为服务提供者提供指导、为实践者指明方向、使家长更了解情况。通过制定最低标准可以保证更好的儿童发展的条件，支持私有部门透明化的管理规则，使服务提供者创造人人公平的机会，并帮助父母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许多国家已为结构性指标设定了最低标准，譬如员工-儿童比率，室内-室外空间，人员资质水平，工作人员与儿童或家长沟通的频率等。最近几年，我国政府也已经在开展一系列标准制定的工作，译者有幸参与其中。如《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就是在质量体系之首

先应该建立的标准之一，与之相应的，建立课程标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质量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等完整的标准体系，才能真正使得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者、幼儿园举办者、保教员工朝向一个共同期待的目标而努力，实现公平和质量的统一。这一系列过程标准的核心是学习与发展，儿童是否达到预期的发展和幸福应该作为评价一切政策措施是否成功的标准。

报告列举了许多关于课程及其实施的过程和效果的研究证据。比如，综合的课程模式与分科教学模式对儿童发展效果的对比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报告还有力地证明了工作人员的良好资质与儿童良好发展的密切关系。对儿童发展真正起作用的影响并非员工资质本身，而是其创造优质教学环境，使儿童有效学习的能力；这个方面的大量信息对我国目前制定对教师录用、配备、培训、薪酬待遇以及职业发展等政策有很直接的借鉴意义。

报告特别将幼儿教育中父母与社区成为朝共同目标努力的工作“伙伴”视为重要的杠杆。家庭学习环境邻里氛围对于健康的儿童发展与学习都很有意义。报告指出社区参与可以作为家庭与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之间、家庭与其他儿童服务之间的一种“联接”；也可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工作”，来为父母减轻压力，帮助父母做出明智的选择，对存在各种困难的家庭来说尤其如此；社区参与也是一种“氛围”，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改善公共秩序；更是一种“提供资源的资源”。但是在我们国家，无论是社区参与还是父母参与，都面临相似的挑战，譬如，社区方面缺乏相应的意识与动机，无论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管理方面，家长参与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离真正的“伙伴”关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译者认为，这也可能会为解决当前的许多矛盾提供出路。

报告最后一章详述监测与评估的意义和方法。通过数据与监测来验证事实、分析趋势，用客观的监测数据去验证儿童是否平等享有了优质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并从中真正受益，尤其在问责和/或项目改善方面至关重要，还服务于父母的知情决定。关键是数据系统与监测能

够与质量目标保持一致，并与儿童的数据、实践者层面的数据、项目层面的数据相互关联。基于各国的探索已经明确了监测的七项目标：

（1）儿童的发展；（2）工作人员的表现；（3）服务质量；（4）规章制度的执行；（5）课程的实施；（6）父母的满意程度；（7）工作人员的后勤与工作条件等。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多种主体举办幼儿教育服务的形势下，这些探索都直接而及时地为管理者提供了问题解决的良好思路和方法。

在每一种政策杠杆中，都包括五种行动领域：（1）运用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与公众提供信息；（2）通过国际化的比较来拓宽视野；（3）确定战略选择；（4）管理风险：从他国政策实践中汲取经验；（5）反思当前的政策状况。它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制定政策、宣传政策和战略执行的基本思路及流程。政策和决策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如果您是一位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制定政策时每一步都需要问自己一些问题，在政策有效性论证时也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如为什么选择甲而不是乙？在这个方面是否有成功或者失败的先例？这个报告就帮助您回答这些问题。在讲究“以证据说话”的政策制定文化逐渐形成的背景下，这种方法极为有效。

和这本书的结缘还有一段插曲：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具体负责对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项目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与经合组织总部教育团队的负责人多次合作。在2012年发布《强壮开端III》后，她们委托我联系曾经有兴趣翻译出版此书的中方某出版社，但对方由于本书较窄的读者群而表示迟疑。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张丽娟女士，愿意从公益角度出发出版这样一本对中国幼儿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很可能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书。我也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特殊批准和支持，作为自选的专业自学任务来完成翻译工作。

本书的翻译团队主要由从事幼儿教育研究、实际工作或者儿童权利相关项目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前言、目录、行动纲要、如何使用质量

工具箱和第一章由李晶翻译，第二章由张同德（行动领域1~3）和姜佳音（行动领域4~5）翻译，第三章由周亚君翻译，第四章由朱晓宇（行动领域1~2）、姚骥坤（行动领域3~5）翻译。第五章由王广宇翻译。大家群策群力，相互推荐不同文献的不同译法，合作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李晶除完成自己的部分外，还帮我做了许多补译和审校的工作。李彤女士提供了许多行政上的协助。在此对富有热情的译者们表示感谢。我本人对每一章节做了详细的审读，但是在一些词句的译法上仍然有拿捏不准的地方，比如，仅仅幼儿园、学前班等词各国叫法不一，都是根据服务的年龄段以中国习惯进行翻译；有些国家独有的以保育、看护为主的幼儿机构就译成日托中心。还有些词尽管查阅了其他文献，不得不自己做出最后定夺。书中疏漏和词不达意的地方，欢迎大家来信批评切磋。

陈学锋

2014年4月15日

前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学习和健康方面拥有一个良好开端的儿童，长大以后的发展更好。这些证据已经驱使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一种早期干预模式，并重新思考教育花费的模式，以使投入能够“物有所值”。

《强壮开端I》和《强壮开端II》（*Starting Strong I and II*）（2001，2006）已经为经合组织各国的早期教育与保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政策做出了第一份国际比较工作，并提出了一份综合行动计划表，以拓展早期干预的机会，保障其平等，提高其质量。相关研究强调，儿童能否受益于早期干预以及受益的程度，是以这些干预的“质量”为条件的。

“质量”意味着什么呢？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的意义可能因人而异（比如，对于儿童、父母和早期教育与保育工作人员来说，各有不同）；“质量”可以从不同的层级上来定义（比如，从结构性的、制度上的层级，或是从过程或项目的层级上来说）。鉴于各国国情不同，能够有效促进“质量”提高的政策杠杆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互不相同，如施行这些杠杆时，各国的政策、财政与技术条件各有不同。经合组织教育政策委员会实施了“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项目，旨在从政策的角度来定义或重新定义“质量”；并回顾相关文献，以确定有效的政策杠杆；同时阐明这些杠杆可以得到有效施行的各种具体环境。

本书旨在提供一份便捷的参考指南，供任何为了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而工作并特别关注政策的人士使用。因此，本书将“质量”的定义界定在那些更便于政策修订的特点上。

在《强壮开端I》《强壮开端II》和国际文献综览的最新发现的基

础上,我们已经拟订了一份分析性框架。由此出发,我们在《强壮开端III》中提出了五种政策杠杆。

- 政策杠杆 1: 制定质量目标及规范
- 政策杠杆 2: 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及其标准
- 政策杠杆 3: 提高资质,改善培训与工作条件
- 政策杠杆 4: 促进家庭与社区的参与
- 政策杠杆 5: 促进数据的收集、研究与监测

各个国家在政策的发展与执行以及关注重点方面情况或有不同。鉴于此,不同的行动领域在实施上述各个杠杆时,不必遵照特定的顺序进行。我们提出的各项政策工具都是为了支持各种行动,包括研究成果的综述、国际比较、国家例证的列表、行动反思中提出的政策问题,以及从他国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等。

我们掌握的相关证据,尚不足以建议某种特定的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行动过程或一整套确定的政策行动。因此,本书提供了内容广泛的国别例证。举出这些例证的目的并非将它们作为“政策推荐”,鉴于各国在政治、机构、历史背景与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条件不同,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做法有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举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份实际的指南,如同“政策选择菜单”,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选取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并能借此广泛了解各国的实践情形(学习经验、汲取教训)。我们鼓励大家在各国的具体背景下,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来阐释政策的含义,并思考其他国家的例证是否能转化应用到本国,以此来拓宽视野。

本书由经合组织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团队执笔。有以下成员: Miho Taguma (项目负责人), Ineke Litjens, Janice Heejin Kim, Kelly Makowiecki。顾问Matias Egeland和数据助理Claire Miguét也提供了支持。经合组织网络工作中负责早期教育与保育内容的人员提供了国别信息与数据,并为本书的制作提供了引导与帮助(参见附录“网络工

作人员致谢名单”^①）。经合组织总部教育处教育与培训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Deborah Roseveare为我们提供了全局性的指导。

此外，许多国际专家为质量工具箱的制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澳大利亚的Wendy Jarvie女士，中国的朱家雄先生，德国的Kathrin Bock-Famulla女士，美国的Michael Anderson先生、Clive Belfield先生和Sharon Lynn Kagan女士帮助我们完善了调查工具。荷兰的Jeroen Aarssen先生、Hans Cohen de Lara先生、Karin Westerbeek女士，与美国的William Steven Barnett先生、Ellen Frede女士帮助我们撰写了研究综述。以下专家为本书草稿提供了评述：澳大利亚的Wendy Jarvie女士，加拿大的Claire Gascon Giard女士、Francisco Quiazua先生、Brennen Jenkins先生，德国的Pamela Oberhuemer女士，日本的Kiyomi Akita女士，韩国的Hyungsook Cho女士、Eunhye Park女士、Eunsoo Shin女士，新西兰的Helen May女士，挪威的Anne Greve女士、Magne Mogstad先生、Thomas Moser先生，葡萄牙的Júlia Formosinho女士、Teresa Vasconcelos女士，西班牙的Ramón Flecha先生，瑞典的Sonja Sheridan女士，还有美国的Megan Carolan女士、Danny Yagan先生。本书在上述基础上，由经合组织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团队最终修改完成。

以下网址提供质量工具箱的网络版：

www.oecd.org/edu/earlychildhood/toolbox.

在线质量工具箱提供一些附加信息，如国别材料页面，经合组织各国的具体文件都可在线浏览，包括课程、监管框架、数据系统等信息。与早期教育与保育相关的经合组织网络工作内容都可以在此网址浏览使用：www.oecd.org/edu/earlychildhood。

^① 该文件引自“比利时法语区”（French Community of Belgium）；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5月之后，该地区的正式名称已改为“瓦隆-布鲁塞尔联邦”（Wallonia-Brussels Federation）。

行动纲要

早期教育与保育（ECEC）能使儿童、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受益。但受益程度如何，要取决于项目的“质量”。

越来越多的研究确认，早期教育与保育能带来广泛的益处，比如，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与学习能力，为儿童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促使儿童发展更为公平，有助于消除贫困；增强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让女性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劳动机会；提高生育率；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以上所有益处，都有赖于“质量”。如果一味地扩展服务范围，而缺乏对质量的关注，那么，儿童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长线发展都无法从中获益。进一步说，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项目质量较低，那么非但不能为儿童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反而会造成长期的负面效应。

普遍认为，为了获得显著收益，质量至关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这些国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无论某个国家处于哪个阶段，都可以运用以下五种政策杠杆。这些基于研究成果而得出的政策杠杆，在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方面将是行之有效的：

- 政策杠杆 1：制定质量目标及规范
- 政策杠杆 2：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及其标准
- 政策杠杆 3：提高资质，改善培训与工作条件
- 政策杠杆 4：促进家庭与社区的参与
- 政策杠杆 5：促进数据的收集、研究和监测

（来源：OECD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提升策略，2015年）

设定明确的质量目标与规范，有助于根据优先领域来调配资源，提高协调性好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质量，为提供者创造人人均等的机会，并帮助父母做出知情选择。

设定明确的质量目标与最低标准有助于提高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已有研究表明，设定明晰的质量目标有助于巩固政治意愿，从战略上根据优先领域来调配资源；使成员国各部委间的讨论更为明确，以促成该国在早期教育与保育方面更完善的政府领导；促进更为协调一致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带有共享的社会与教学目标的服务；为服务提供者提供指导、为实践者指明方向、使家长更为了解情况。事实上，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的以质量为重点的目标（比如，提高项目工作者的资质以及制定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等）。

研究结果还表明，设定最低标准，可以保证更好的儿童发展的条件，支持私有部门的透明化的规则，为服务提供者创造人人公平的机会，并帮助父母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许多国家已为结构性指标设定了最低标准，比如，员工与儿童的比率、室内外空间、人员资质水平、工作人员与儿童或家长沟通频率等。有些国家的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工作在不同部委之间存在“割裂”状态，他们常常根据不同的早期教育与保育环境或儿童的年龄段来分别设定不同的标准。有些国家旨在提供“一体化的”服务，于是对所有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服务施行统一的标准。

各国设定质量目标时，常面临以下挑战：

（1）对各项目标达成共识；（2）协调早期教育与保育目标与其他级别教育目标或其他以儿童为重点的服务的目标之间的关系；（3）将目标转化为行动。

至于最低标准，普遍的挑战包括：

（1）保障服务的财政资源，以达到质量标准；（2）处于不同管理背景下的不同的提供者之间缺乏透明度；（3）如何满足地方需求，

解决地方困难；（4）执行情况；（5）对私立服务的规范管理。

为了应对以上各种挑战，各国采取了各种战略措施，以适应本国背景，符合各自在融资、技术与政策方面的可行性。

课程或学习标准可以确保不同背景下的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均等，帮助工作人员强化教学策略，帮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儿童发展。

课程和学习标准可对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们对于以下内容都有着特殊的意义：确保不同背景下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均等，指导工作人员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健康，帮助家长了解早期教育与日托中心的工作、养育和教育等。

各国在制订课程时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有必要超越课程的二分法（比如，以学术为导向的方法与综合性的方法，由工作人员发起的指导与由儿童发起的活动等）来思索，同时巩固各种方法的“附加价值”。集中关注关键学习领域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开发课程；而结合工作人员、家庭、儿童与社区等的具体条件调整课程，则能够使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和当地儿童及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

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对于3岁至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都有一套课程或学习标准。近年来，课程或学习标准常被置入生命周期或终身学习框架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已开始为儿童制定从婴幼儿时期到8岁、10岁直至18岁发展连续性的框架。从这些标准的内容上讲，北欧国家详细列出对员工行为的期待更甚于对儿童的发展结果的描述，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Anglo-Saxon countries）则倾向于描述发展结果。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学习框架重点都在于读写与数学能力。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突出“游戏”的重要性；有些将“游戏”归为一个单独的主题领域，另外一些则将它置于其他领域之中。有些国家已经吸纳了一些新兴因素，并使之与学校的课程保持一致，如信息与通讯技术（ICT）。

关于课程或学习标准的关键挑战包括：

(1) 定义目标和内容；(2) 确保各种目标和内容与幼儿园的整体框架协调；(3) 设定或修改课程时，要与相关工作人员沟通相关内容；(4) 有效执行；(5) 评估内容与执行情况。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各国已采取了一些战略措施，集中关注课程的妥善、有序的执行，具体内容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针对性的宣传、专业人员的发展。

早期教育与保育工作人员在确保儿童发展与学习的良好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改革的领域包括：人员资质、职前教育、职业发展和工作条件等。

事实证明，工作人员的良好资质与儿童的良好发展密切相关。并不是资质本身对儿童发展有影响。在项目执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作人员创设优质教学环境，使儿童有效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关键因素在于工作人员如何能够鼓励儿童参与，促进儿童与工作人员、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应用多种多样的“脚手架”策略(scaffolding strategies)。事实也证明，针对性较强的员工教育和培训，能够直接促成早期教育与保育环境中稳定的、敏锐的、启迪性的互动。

各国已经呈现出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工作人员的资质。幼儿园或学前班教师普遍比日托中心工作人员或家庭看护人员的职前教育基础要好，而有些国家则对所有工作人员提出了一套统一的资质标准。为了确保不同阶段儿童发展的平稳过渡，幼儿园或学前班教师的职前教育常与小学教师的职前教育结合进行。幼儿园或学前班工作人员比日托中心人员的职业发展机会要多，家庭看护人员的机会则极为有限。职业发展倾向于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 教学方法与教学实践；(2) 课程的实施；(3) 语言与内容主题；(4) 监测与评估；(5) 沟通与管理。